



【温酒闲谈】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在抱着乐观态度的同时,也需要居安思危,审视未来的发展。

沪港通会否提前“被休市”

温天纳

11月17日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性的时刻,笔者预计,沪港通的首周将特别火红,配额可能会被极速秒杀,在前几个交易日,更有可能提前“被休市”。

用戏剧性的角度看,由于是先到先得,交易在上午9点30分开始,若市场特别火热,上午9点31分配额可能就会用完,余下整天也是无法进行交易,若外出现实突变,投资者只能干巴巴看着,但又不能进行买卖。

此外,若大家都只买不卖,整个沪港通配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也会用光,届时各方将陷入相当微妙及尴

尬的处境中,都是将如何走下一步?将会考验大家的智慧。如何处理每日投资限额,额度的计算及监察将成为未来关注重点以及市场冲突所在。这是大家必须关注的情况,届时制度的扩容或优化,必须重点处理。

为了支持沪港通,国家各部委也全力推进,11月1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下发通知,宣布自2014年11月17日起至2017年11月16日止,实施一系列的税务优惠措施,国际投资市场反应极为正面,交易量必定受到更大的刺激。

结果如何?不妨参考沪港通启动前的最后一次全网模拟测试,内地首

批89家券商悉数参与了这次测试,真实模拟17日内地股民购买港交所上市股票的流程。这次测试为全仿真的全程测试,涵盖传统营业厅、手机、互联网下单全数参与,测试的内容更涉及开户、管理、日常交易、行情等,所有数据均以11月14日的收盘价作为参考。测试仅半小时,限额就全数用完。这组数据为市场提供了最佳的参考,也加剧了市场对提前“被休市”的担忧。

能否顺畅买卖对机构投资者极为重要,而对冲交易更依赖一个畅通无阻的交易时段。参考近期AH价差。截至11月14日收市,恒生AH股溢价指数收于101.56点,逐渐拉平,当中

A股的升幅极为明显。AH股价差原则上越来越小,套利已差不多完成了,现在部分A股比H股更贵,未来市场的焦点将集中在市场中的稀缺行业身上,而股价未来的发展就要回归企业的基本面了。海外资金对一些风险较低,同时估值被低估的蓝筹股,将会持续关注。

市场在过去半年多一直视AH价差为主要沪港通概念,但是随着价差收窄,风险也将增加,困难也会越来越多。单看对冲方式,在某一个市场价格较高的时候进行做空(等同内地的融券)是正常的做法,在香港市场做空当然不难,但是若要在A股执行做空,风险不低,因为A股随时

会融不到券,此外A股更有独特的投资理念,升跌有些时候并不跟随逻辑,对冲风险一点也不低。加上提前“被休市”的危机,很多交易根本难以进行。

在沪港通起航后,价差也并非代表不继续存在,始终是两个不一样的市场,差价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执行及操作上,监管机构、中介以及投资者必须进一步观察整套交易的实际细则,方案及配套,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及完善。此外,沪港通开通初期,内地投资者习惯与香港不一样,市场的波动在所难免,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在抱着乐观态度的同时,也需要居安思危,审视未来的发展。

(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



【广深今谈】

法治、公益以及教育三大“顽疾”解决不了,广州还将会有“恶意跳桥”。

今纶

11月10日,在广州海印桥缆索塔上滞留78小时之后,29岁的重庆籍男子杨某自行安全返回桥面。媒体报道称“男子爬桥78小时,给广州市民造成的时间成本损失或高达14万元”,舆论对此争论不休,各方的观点已经展现得比较充分,笔者无意卷入对所谓“跳桥经济学”的争论。但是我很愿意探讨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到广州来跳桥,或者用官方的说法就是“恶意跳桥”?

今年4月17日,广州市委政法委首次召开广州市“恶意跳桥”行为有关情况新闻通气座谈会,数据显示:自2011年至今年4月14日,广州市共接报群众攀爬桥梁警情85宗,其中73宗共97人为非自杀性质,涉案人员中非本地人近九成,涉案纠纷也基

本与广州无关。在姑且采信这个结论的前提下,我们来讨论问题。

外地人之所以比较多地选择广州跳桥,无非有以下几个原因:他们虽然在户籍上是外地人,但是由于工作或其他原因,长期或短期在广州生活,一旦遭遇不顺,且难以解决,就希望以极端行为引起公众关注进而解决问题。而广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珠江穿城而过,桥梁比较多,且多为交通要道,跳桥容易引起围观和堵塞,一些有维权主张的跳桥人士多有这个考虑。

另外,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媒体资源和行政资源相对比较丰富,跳桥人士深知,只要惊动了这两块资源,有可能增加自己解决问题的砝码,笔者无意褒贬这种考虑:如果不是真的走投无路,或者遇到了过不去的坎,谁会没事爬到桥上去接受日晒雨淋呢?当然,精神有问题的病人除外。

更为离谱的是,有些人甚至会因为广州的这些特殊资源优势而特意到广州来制造事件,还不止是跳桥,这就需要予以谴责了。比如,去年1月,湖南男子曹再发因不满家乡拆迁问题抵穗,扬言要在广州的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后来,曹再发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一手策划这起事件是想在广州引起关注,把被强拆房子的补偿款要回来。

广州何辜?要承担这些莫名其妙的本来毫无关联的沉重压力。但是,仔细想想,身处一个复杂的转型大环境,这些压力其实是广州难以避免且只能咬牙承受的。

相当一部分跳桥人士是因为经济纠纷、被欠薪或者认为司法判决不公而爬上桥的,这里面经常涉及复杂且敏感的法治问题,也不免牵扯一些政府部门涉嫌渎职的问题,有的与广

州有关,有的毫无关联。解决的办法,长期而言当然只能是指望司法改革以及行政效能的提升,短期而言,则只能是就个案来处理个案。但是,病根未除,仅仅治标,怎么能遏制那些想爬上桥的冲动行为?何况,“治病根”还有一个速度的问题,现在的速度够快了吗?

在“治病根”的缓慢过程中,公益组织如果能够及时跟上、补位,应该可以起到一些缓冲的作用。中国的公益组织虽然近年来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的影响有所扩大,但是在更为广袤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公益组织特别是法律援助方面的公益组织,不但规模小,而且发展艰难。这些问题都会累积起来、蔓延开来,哪里容易激化火花就到哪里去。所以,湖南男子曹再发居然因为不满家乡拆迁问题扬言要在广州制造血案。

更深一层而言,教育问题、信仰缺失问题在整个社会已经有所蔓延,跳桥人士也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问题:遇到事情解决不了,有些不过是情感纠纷,或者家庭琐事,动辄以极端行为诉诸表达,其实是人格和心理方面存在某些缺陷。但是,他们并不自知,而只求一时之“爽”,这样的“率性”并不值得同情和支持。很多时候,学校只教给学生获得分数的技巧,社会和家庭也在个人情商培养方面缺乏合理的指引,悲剧的种子就此种下。只要遇到合适的气候,它就会发芽。不幸的是,很多时候,需要城市以降痛来接受这样的冲击。

法治、公益以及教育三大“顽疾”解决不了,广州还将会有“恶意跳桥”,这一点不用怀疑。广州的困境其实又何尝不是整个国家的困境?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有话好好说

木木

赵本山如果是一百年一遇的人物,那侯宝林先生就一定是二百年才能有幸得一见的大师了。不过,虽然差着许多年头,而且受人喜欢、尊敬的程度也大有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在艺术追求上也有相通之处。

相声,以前不过穷艺人们在北京天桥儿平地砸饼的工具,既然是聊以“温饱”的工具、发挥着最“原始”的功用,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高大上”,贩夫走卒、街头混混儿们爱听什么,就不管不顾地招呼什么,不体面、无顾忌;虽然名头儿响亮的几个,也能登堂入室地到大宅门儿的堂会上卖艺,但终究摆脱不了“戏子”的身份。

把相声从泥潭中拯救出来,并上

升为艺术,真正在精神层面上“登堂入室”,侯先生是最重要的拯救者之一。侯先生不仅拯救了相声,更通过拯救相声,拯救了“说相声”的这帮人,使其从此有资格体面地活在阳光下,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得到“人民艺术家”的最高褒奖。

“二人转”,出身不比相声高贵。多年前,本人去牡丹江出差,有幸见识过最原汁原味的“二人转”。

那是一个面积不大而且颇为简陋的小剧场,我们这群年轻或不太年轻的“文化人儿”,在“土著”的侧目下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笼罩在蒸腾的烟雾和“哗哗啦啦”的嗑瓜子的噪音以及不时轰然而起的各类笑声里,“欣赏”着眼前那对儿体态丰硕的“女汉子”和腰肢绵软的“男媳妇”,极为投入地演绎

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遗憾的是,没多大工夫,即使平时“脸皮最厚”、“调皮捣蛋”、“最惯于”“油嘴滑舌”的帅哥,也被“熏”得奔逃而出,就更别提其他那些没见过世面、斯文惯了的女汉子们了。也难怪为了当地朋友花大价钱买下的好位置。

最原始的“二人转”,虽然很本真,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并不适合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共同“享受”,就更别提登上大雅之堂了。而赵本山的贡献恰在于此,经过他的一番“提纯”、“酝酿”,原本最乡野不堪、眯眼哈嗓子的“二人转”,居然也就弥漫了艺术的味道,绵长了许多,以致那怕面对着“四世同堂”的观众,举手投足间就从容了许多。

虽然赵本山演绎的所谓“二人

转”,仍被不少“高洁之士”批为“粗俗”、“鄙陋”,但他改革“二人转”时所秉持的“向上”、“向美”、“向雅”的追求,无疑还是需要肯定和尊重的。赵本山之所以能够“霸占”央视舞台二十年,也从一个层面证明其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现在,赵本山似乎不太吃香了。也是,即使是熊掌,逼着人天天吃,顿顿吃,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因此,对赵本山的“吐槽”日渐多起来,大约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至于有政治嗅觉格外敏感的“雅洁之士”,从最近的新闻报道中嗅出了一些别样的味道,心思经过一番盘转、琢磨并终于得出新结论后,开始格外卖力地撻伐起来,似乎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世间事大抵如此,有长于雪中送

炭、甚而锦上添花的,就一定少不了落井下石的;哪怕你还在井边儿上站着犯愣呢,也一定会会有好事者不客气地或当面或背后地一脚把你踹下去。不过,但凡有一颗向善之心,秉持着“治病救人”处事原则的人,大约就很难做出连村夫野老都会脸红的事,更不会因了旁观者的两句公道话,就火冒三丈地跳起来、大骂着“残废”、“智商低”的号子扑过去,如果此时脑袋上恰巧还戴着“清华教授”的帽子,就更有辱斯文——即便是真残废、真弱智,就能被如此白白地当众咒骂吗?如此肆意侮辱,似乎倒与粗俗的赵本山有一拼了。

有话好好说,都是文化人儿,别拿粗鄙当个性。赵本山刚被踹到井里去,小心自己站不住脚也跟着栽进去。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关于敲诈

王国华

《儒林外史》中有两个敲诈故事,我们要根据这两个故事思考两个问题:一、敲诈为什么不能成功?二、敲诈为什么有时候是必要的?

第一个例子。小生意人牛浦冒名顶替民间诗人牛布衣,结交了安东知县董璠,每天与知县谈文论诗,并趁机说点人情,挣点零花钱。本县一个黄姓商人见牛浦跟知县过从甚密,十分敬重,遂把四女儿嫁给他。一日,家里来了位客人,此人原是牛浦在芜湖县的一个老邻居,叫石老鼠,是个有名的无赖。石老鼠自称牛浦的舅舅,说自己经常“在淮北、山东各处走走”,路上盘缠用完了,特来拜望牛浦,希望借几两银子用。牛浦一口回绝。石老鼠说,你这小孩子没良心,我当初拜金如土的时

候,你用了我不知多少,现在看你在人家招了亲,居然不认账。牛浦怒道,我什么时候用过你的钱,你就是个臭无赖。石老鼠说,你小时候的丑事瞒得了别人可瞒不过我。你在老家已经娶了卜家的外甥女,又跑到安东县来骗黄家女儿,该当何罪?你不乖乖拿出几两银子来,我就到安东县衙揭你老底。牛浦说,去就去,哪个怕你!

在县衙门口,两个衙役劝住了他们。他们先对牛浦说,这个人到底年纪老了,虽不是亲戚,到底是个旧邻居,自古道“家贫不是贫,路贫贫杀人”,估计也是遇到难处才找你,我们又大家替你凑点零钱给他吧。转身又对石老鼠说,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同我们老爷关系很好,你还是给自己留点脸面,别瞎闹了。结果是,石老鼠不敢多言,接过几百个大钱,谢过众人,走了。

第二个例子。僧官为庆祝自己升职,在家中大摆宴席,此时外面来了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一副乌黑的脸,两只黄眼珠滴溜溜转,长了一圈络腮胡子,头戴一顶纸剪的凤冠,身穿蓝布女褂,白布单裙,脚底下大脚花鞋。僧官发问,龙老三,你又来做什么?这样成个什么样子!龙老三在众人面前故作女态,说,龙爷好没良心,你做官到任,也不打个金凤冠给我戴,我做太太的人,自己戴了一个纸凤冠,你不怕人家笑话吗?这僧官也解释不清,众人觉得闹得不像话,纷纷过来劝。龙老三说,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让大家散开。

此时金东崖走进来。一见龙老三,勃然大怒,原来这金东崖被他骗过几十两银子。他让自己的跟班把龙老三的风冠抓掉,衣服扯掉。龙三见金东崖要动真的,慌忙逃走。

石老鼠和龙老三的敲诈,结果都不算好,原因就是有人帮着被敲诈者圆场乃至救场。没有衙役们和金东崖的救场,牛浦与僧官都必须独自面对困境,万般无奈之下,掏钱买平安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但有了救场者,局面发生了变化,两打一三打一或者多打一,敲诈者由主动陷入被动,为了自保,自然要降低敲诈条件。

而现实是,牛浦本身也是个骗子,自身存在着很大问题。他参与牛玉圆的坑蒙小集团,随时随地谎话连篇。石老鼠、龙老三对他们的敲诈,更像是狗咬狗一嘴毛。被敲诈者屁股上有揩不干净的屎。到了今天,官方在打击新闻敲诈,我对此由衷赞成。但转头回头讲,新闻敲诈的对象是否完全无辜?如果完全无辜,谁有胆量去冤空敲诈他?司法部门在打击新闻敲诈的时候,是

不是也该查查被敲诈一方的问题?打击犯罪没问题,但不能选择性打击。

社会的自净功能有时需要自发的“清白”来荡涤“污浊”,但很多时候,清白是干不过污浊的,恰恰污浊可以以荡涤污浊。狗咬狗也是净化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我们的意识里,小偷都不是什么好人,但有些小偷偷偷贪官,并留下证据。一朝被抓,马上拿出证据举贪官,以便将功赎罪,成为所谓的“污点证人”(跟小三反腐、二奶反腐、情敌反腐有异曲同工之妙)。诡异的是,若干时候,小偷的举报被选择性忽略,直至不了了之。所以,要重视、警惕、甚至清除打圆场者和救场者,他们对反腐不但没有抵触和阻挠,甚至阳奉阴违,纵容贪腐。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被敲诈者的同谋。

(作者系深圳作家)



【儒林经济】

司法部门在打击新闻敲诈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查查被敲诈一方的问题?打击犯罪没问题,但不能选择性打击。